

二十一世纪文库

WORLD FAMOUS
LITERATURE COLLECTION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巴黎圣母院



延边人民出版社

二十一世纪文库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巴黎圣母院

[法] 雨果 著

吕文 译



延边人民出版社

作者原序

数年前，本书作者参观——还不如说是搜索——圣母院时，在一座尖顶钟楼的阴暗角落里，发现墙上有个手刻的字：

’ AN’ ARKH

这几个大写的希腊字母，经岁月侵蚀，黑黝黝的，深深凹陷在石头里面，观其字体和笔势，呈现岷特字体的特征，仿佛是为了显示这些字母系出自中世纪某个人的手迹，这些难以名状的符号，尤其所蕴藏的宿命和悲惨的涵义，深深震撼了作者的心灵。

作者冥思苦想，这苦难的灵魂是谁，非把这罪恶的烙印，或者说这灾难的烙印留在这古老教堂的额头上不可，否则就不肯离开这尘世。

自从作者参观以后，那面墙壁经过了粉刷和打磨（不知二者当中是哪一种造成的），字迹也就泯灭了。近两百年来，一座座巧夺天工的中世纪教堂，就是这样被毁灭的，里里外外，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破坏。教士随便涂抹，建筑师任意刮擦，然后民众突如其来，把整座教堂夷为平地。

这样，除了本书作者在此略表缅怀之外，那刻在圣母院阴暗钟楼上的神秘字体，如今已荡然无存了，其催人泪下所概括的那不为人知的命运，也随烟云消散了。在这墙上写下

这个字的人，几个世纪前便从人间消失了，这个字也从教堂墙壁上消失了，也许亦不久从地面上消失了。

本书正是根据这个字写成的。

一八三一年三月

第 一 卷

一 大 厅

距今天 348 年六个月一十九天，巴黎老城、大学城和新城三重城廓里，一大早群钟便敲得震天价响，弄醒了全市居民。

可是，1482 年 1 月 6 日，这一天并非是一个在历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一清早便使群钟轰鸣、万民齐动的事情，也是无关紧要，不足记取。既不是庇卡底人或是勃艮第人来攻城，也不是抬着圣物盒的巡列仪，也不是拉阿斯葡萄园的学子起来造反，也不是我们称之为“无比威赫之王国王陛下”进城，甚至也不是在巴黎司法广场对男女扒手们进行赏心悦目的绞刑，更不是十五世纪司空见惯的身著奇装异服，头饰羽冠的某外国使者，突然而至。最后一支这样的人马，弗朗德勒御使们，抵达巴黎还不到两天，他们是前来为法兰西王储和弗朗德勒的玛格丽特公主缔结婚约的。这叫波旁红衣主教大人伤透脑筋，可为了取悦国王，只好对这群吵吵闹闹、土里土气的弗朗德勒市长们笑脸相迎，而且还在他的波

旁府邸里招待他们观看“许多精彩的寓意剧、傻剧和闹剧”。不料府邸门口的华丽帷幔全部被一阵倾盆大雨浸没了。

一月六日那天，如约翰·德·特洛瓦所说的，“使得全巴黎民众激奋的”是这一天是从远古以来适逢两个隆重节日，即主显节和狂人节。

这一天，将在河滩放焰火，将在布拉克小教堂种植五月树，将在司法宫演出圣迹剧已是习惯。府尹大人穿着华丽的紫红驼毛布衬甲衣，胸前缀着两个白色大十字的差役，头一天晚上就在十字街头吹着喇叭，高叫吆喝过了。

大清早，住家和店铺就关上门，成群的市民，男男女女，从四面八方向指定的三个地点涌去。人人早已心中有个谱，有去观看焰火，有去观看种植五月树，有去观看圣迹剧。不过，真正称赞的是巴黎爱凑热闹的游闲之辈那种自古就有的见识群众中绝大多数人都去看焰火，因为这正合时节；或者去观看圣迹剧，因为是在司法宫大厅里演出，上面有严严实实的屋顶，四面有紧闭的门窗；而看热闹的人都不愿意看一下五月树，那棵可怜的五月树，花儿稀稀拉拉，任凭它在一月寒天下，孤零零在布拉克小教堂的墓地上颤抖。

民众们知道，要来观看圣迹剧的演出的还有前天抵达巴黎的弗朗德勒的使臣们，他们也观看将在同一个大厅里举行的狂人教皇的选举，因此人群主要涌入通往司法宫的各条大街。

司法宫大厅在当时被誉为举世无双的大厅（诚然，索瓦尔那时候还没有丈量过孟塔吉城堡的大厅），这一天要挤进去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往下一望，只见挤满人群的司法宫广场，犹如汹涌的大海，通往广场的五、六条街道各似河口，

每时每刻都涌出一股股澎湃的人流来。广场形如参差不齐的一片水域，而四周这儿那儿突出宛若一个个海岬的墙角，被不断扩大的浪涛汹涌的人流一阵阵冲击着。司法宫宏伟的峨特式正面的中央有一个高大的台阶，两股人流不停穿梭。这是因为，人流在居中的台阶底下碎散后，又以波涛翻腾之势，向两侧斜坡扩散开来。这样，我说呀，那个大台阶有如淌水，不断注入广场，好似一道飞瀑泻入湖泊一般。叫声，笑声，无数人的跺脚声，汇成了巨大的声响，巨大的喧哗。不时，这声响，这喧哗，随人流的折回、混乱或旋转，益发振耳欲聋。这是因为府衙的一名弓箭手在推人，或是一名捕头骑马横冲直撞，拼命维持秩序。这种令人叫绝的传统，由府衙传给统帅衙门，由统帅衙门传给骑警队，再从骑警队传给今日的巴黎警察总队。

家家户户门口上，窗户上，天窗上，屋顶上，密密麻麻聚集着成千上万张市民们的面孔，和颜悦色，安详朴实，凝望着司法宫，凝望着嘈杂人群，也就心满意足了，因为时至今日，巴黎还有许多人乐于观看那班爱看热闹的人，再说，令我们感到非常有趣的是，在一堵人墙的后面正发生着什么事。

假如我们这些生活在 1830 年的人在想象中厕身在十五世纪这群巴黎人中间，跟他们一起被拉来扯去，被撞来撞去，跌跌冲冲，挤进司法宫宽阔无比的大厅，在 1482 年 1 月 6 日这一天却显得那么狭小，就不会觉得眼前景象索然无味，不会觉得没有吸引力，正好相反，我们周围所见事物尽是如此之古老，反而觉得十分新鲜。

如果承蒙看官同意，我们不妨就竭力开动脑筋，想象看

官跟我们一道，随着穿着短上衣、半截衫、短袄的嘈杂人群，跨进大厅时就会有怎样的感觉。

第一，耳鸣，眼花。我们头顶上是尖形双拱屋顶，木雕贴面，天蓝色彩绘，装饰着金色百合花图案；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地面在我们在脚下。几步开外有根高大的柱子，一根接着一根，再接着又是一根；大厅纵深一共竖着七根大柱，支撑着双拱屋顶落在横向正中的拱底石。几家店铺在头四根大柱闪烁着玻璃片和金属箔片的亮光；后三根大柱的旁边摆着几条橡木长凳，被诉讼人的短裤和代理人的袍子已经磨损了，磨光了。大厅四周，沿着高墙厚壁，门与门之间，窗与窗之间，柱和柱之间，摆着一长列从法拉蒙以下的法兰西历代君王的塑像；双臂大垂的是昏君，眼睛低垂；昂首挺胸，是明君的双手高举，直指着天空。还有，一扇扇尖形长窗，尽是光怪陆离的彩色玻璃；一个个宽大的大厅出口，都是精雕细刻的富丽门扉。而且所有这一切，圆拱，大柱，垣壁，窗框，护壁镶板，门扇，塑像，从上往下双目中流溢着湛蓝与金黄，色泽斑斓，光彩照人；我们今天看见时色泽已略显暗淡了，公元 1549 年德·普勒尔根据流传还对它赞美不已，其实那时几乎已经被尘灰和蛛网所埋没，已失去了往日的灿烂光泽了。

我们来设想一下：这座长方形的宽阔大厅，在一月某一天，光线暗淡，拥入了一大群人，衣著五颜六色，吵吵闹闹，沿墙逛荡，绕着七根大柱转悠，这样一想，整个场面有个模糊的印象。下面再更确切地说一说一些有趣的细节。

毫无疑问，拉瓦伊阿克刺杀亨利四世，才会有拉瓦伊阿克案件的卷宗存放在司法官档案室里，才会有他的同谋犯

处心积虑要把本案的卷宗毁掉；因此才会有纵火犯由于别无良策，只好放火焚烧档案室，好把卷宗烧毁。总而言之，就才会有 1618 年那场大火。若不是那样的话，古老的司法官及其古老的大厅也就屹立如故，我也可以奉告看官：您亲自去看吧！于是，咱们俩都不必多此一举：我免得如实进行描述，您也就省得阅读了。——这样的一条新真理就被证明：一切重大事件必有不可估计的后果。

不过这也可能是真的：首先，拉瓦伊阿克没有同谋者；其次，即使万一有，他的同谋者也可能与 1618 年那场火灾毫无关系。这样，那场大火的起因就有其他两种解释，都是合情合理的。第一种解释是：有颗熊熊燃烧的大星，一尺宽，一肘高，如众所周知的，三月七日半夜后从天上坠落，恰好落在司法官里。第二种解释是见诸于泰奥费尔的四句诗：

诚然，那是悲惨的游戏，
正义女神在巴黎，
吃了太多香料，
自把宫殿焚为平地。

这是 1618 年与司法官那场大火从政治的、自然的、诗歌的三个角度的三种解释，不论人们对此想法如何，不幸地火灾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由于这场灾祸，更由于连续修建把幸存的东西也毁了，所以时至今日也就所剩无几，这座法兰西最早的王宫也就所剩无几了。堪称是卢浮宫长兄的这座宫殿，早在美男子菲利浦时代就已很老了，有人还到里面去寻找罗贝尔国王所建造的、埃卡迪斯所描述的那些华丽建筑物的遗迹。几乎一切荡然无存了。想当初，圣路易院完婚的枢密，洞房今安在？他在御苑审理案件，“身著羽纱短袄，无

袖粗呢上衣，外罩披风，脚踏黑绊拖鞋，同儒安维尔卧在地毯上”，御苑今安在？西吉斯蒙皇帝的寝房现何在？查理四世的呢？无采邑王约翰的呢？查理六世站在楼梯上颁布大赦令，那座楼梯今何在？马塞尔在太子面前，杀害罗贝尔·德·克莱蒙和香帕尼元帅，那现场的石板今在哪里呢？从一道小门宣布的废除伪教皇贝内迪克的训谕，他的那班传谕使者们给人丑化，身披袈裟，头戴法冠，也是从这道小门出去游街，走遍巴黎大街小巷，向民众赔礼认罪，现在这道小门又在哪里？还有那座大厅，金碧辉煌的装饰，扇扇尖拱窗户，尊尊塑像，根根大柱，镂刻成块块图案的宽阔拱顶，这一切如今又何在？还有那金灿灿的卧室呢？那只守门狮子，就像所罗门座前的狮子一般；耷拉着头，夹着尾巴，显出暴力在正义面前那副卑躬的模样，这石狮子又在何处呢？还有那一扇扇绚丽的门扉呢？那一扇扇斑斓的彩色玻璃窗户呢？还有那叫比斯科内特望而生畏的房门上镂花金属包皮呢？还有德·昂锡打制造的精致木器呢？……岁月流逝，人事更替，这些稀世之宝终于成了什么呢？人家为了代替这一切，代替这整个高卢历史，代替这全部峨特艺术，塞给了我们什么名堂呢？取代艺术的，无非是德·普罗斯大人那种笨重扁圆的穹顶，如圣热尔韦门那种蠢笨的建筑物；至于历史，我们听到许多对粗大柱子喋喋不休的忆述，巴特吕之流唠唠叨叨的声音还在震响，时至今日。

这很一般。言归正传，我们还是回头来说这座名不虚传的古老司法官的这间名不虚传的大厅吧。

这座呈平行四边形、宽阔无比的大厅，一端摆着那张名闻遐迩的大理石桌子，又长又宽又厚，据古老的籍册所云，

世上如此偌大的大理石，真是见所未见，这样一种说法可叫卡岗蒂亚垂涎欲滴；另一端是小教堂，路易十一曾经叫人给自己在教堂里雕刻了一座跪在圣母面前的塑像，他还把查理大帝和圣路易——认为这两位作为法兰西君王是得到了上天无比信任的圣人——的塑像搬到小教堂里来，居然不顾大厅里那一长列历代君王塑像中留下了两个空墙凹。这座小教堂建成差不多才六年，还是崭新的，建筑雅致，雕刻奇妙，镂刻精湛，一切都妩媚无比；这种风格正是我国峨特时代末期的特征，并一直延续到十六世纪中期，体现为文艺复兴时代仙境一样的种种幻想。小教堂门楣上那镂空的蔷薇花瓣小圆窗，纤秀而优雅，堪称是一件杰作，好象一颗用花边做成的星星。

大厅中间，有一座铺着金色锦缎的看台，面对大门，背靠墙壁，并利用那间金灿灿卧房走廊上的一个窗户，开了一道特别的入口。这看台是专门为弗朗德勒使者们和其他大人物应邀来观看圣迹剧而搭设的。

按照习惯，那边大理石桌面是用以表演圣迹剧的。一清早便把桌子布置停当了。那厚实的桌面，年长日久，被司法官书记们的鞋跟划得全是道道痕迹，如今已搭起一个相当高的木架笼子，上端板面整个大厅都看得见，到时候就作为舞台。笼子四周围着帷幕，剧中人的换衣室里面就在里面。外面，明摆着一张梯子，联结着舞台和换衣室，演员上场和下场都从那结实的梯阶爬上爬下。随意编派的角色，机关布景，剧情突变，都是被安排从这梯子上场的。这是戏剧艺术和舞台装置结合的新生儿，多么的天真，多么的可敬！

司法官典吏的四名捕快，都不得不在节日或行刑之日

看管恣意行乐的民众，这时正分立在大理石桌子四角。

演出要等到司法官的大钟敲响正午十二点才开始。对于演戏来说应该是迟了，可是得照顾使臣们的时间呀。

可是，从一大早就在等着许许多多观众。这些老老实实爱看热闹的观众当中，不少人天刚亮就在司法官大台阶前等候，冻得打哆嗦；甚至有几人说他们为了一开门能抢先进去，已在大门中间歪着身子熬了一夜。人群每时每刻都在增多，就如超过水位的水流，开始沿着墙壁升高，向各柱子周围上涨，漫上了柱顶、檐板、窗台、建筑物一切凸出部位和雕塑物所有隆起部分。但是，群众感到浑身不自在，急躁，烦闷，何况这是可以我行我素，恣意胡闹一天，要是谁的手肘尖碰一下，或是钉了掌的鞋子踩一下，他们动不动就大动肝火，加上长久等待而疲乏不堪，这一切都使得群众很不满意，更何况他们被关禁在这里，人挨人，人挤人，人压人，简直要窒息，所以没等到使臣们到来的预定时刻，群众的喧嚣声早已变得尖刻而辛辣。只听见一片埋怨声和咒骂声，把弗朗德勒人、府尹大人、波旁红衣主教、司法官典吏、奥地利玛格丽特公主、执棒的捕役、天冷、天热、刮风下雨、巴黎主教、狂人教皇、柱子、塑像、这扇关着的门、那扇开着的窗，总之，把一切全部骂遍了。散布在人群中的一堆堆学子和仆役，遂在心怀不满的人群中搅乱，挑逗促狭，挖苦讽刺，简直是火上加油，更激起普遍的恶劣情绪。

还有另一伙捣蛋鬼，先砸破一扇玻璃窗钻进来，大胆地爬到柱子顶盘上去坐，居高临下，东张西望，嘲笑里面大厅里的群众，揶揄外面广场上的人群。看着他们那滑稽的动作，听着他们那响亮的笑声，以及和同伴们在大厅两头相互

取笑的呼喊声，一下子就可以知道这些年轻的学子并不似其余观众那样烦闷和疲倦，他们为了取乐很机敏地从眼下的情景发掘出好戏，借以打发时间，耐心等候着另一出戏的上演。

“我发誓，是你呀，约翰·弗罗洛·德·莫朗迪诺！”其中有一个叫道，“你叫磨坊的约翰，真是名副其实，你的四肢活像四只迎风旋转的风翼。——你来多久了？”那个被称做磨坊的是个金黄色头发的小鬼，漂亮的脸蛋，淘气的神态，攀在一个头拱的叶板上坐着。

“上帝保佑，已经四个多钟头了！”约翰·弗罗洛回答道，“但愿将来下了地狱，这四个钟头能计算在我进炼狱的净罪时间里。西西里国王的八名唱诗班童子，在圣小教堂唱七点钟大弥撒，我赶上听了第一节哩。”

“那倒是有名的唱诗班，”那一位接着说，“声音比他们头上的帽子还尖！不过，国王给圣约翰大人举行弥撒前，还应该先打听一下，圣约翰大人可能不太喜欢听用普罗旺斯口音唱的拉丁文赞美诗。”

“国王弄这名堂，还不是为了雇用西西里国王的这个该死的唱诗班呢？”窗下人群中有个老太婆尖声厉气地喊道，“我向大家请教一下一次弥撒就得花一千巴黎利弗尔！这笔款还是从巴黎菜市场海产承包税中出账的呢！”

“闭嘴！老婆子。”有个站在这卖鱼婆的身旁一本正经的大胖子，捂住鼻子，接过话头说道，“不举行弥撒怎么行，你总不希望国王再欠安吧？”

“说得好，吉尔·勒科尼君，你这个专供皮货给国王做皮裘的大老公！”那个攀在斗拱上的小个子学子叫道。

可怜皮货商这个倒霉的名字，引得所有学子都大声大笑起来。

“勒科尼！吉尔·勒科尼！”有些人连声喊道。

“长角和竖毛的！”另一个人接着叫。

“嘿！”柱顶上那个小淘气鬼仍不依不饶，“姓勒科尼有什么好笑的呢？尊敬的吉尔·勒科尼，是御膳总管约翰·勒科尼公的兄弟，樊尚林苑首席守林官马伊埃·勒科尼公的公子，个个都是巴黎的市民，从父到子，哪个不是成了家的呢？”

大家听了更是乐不可支。肥头胖耳的皮货商没有理会他们，拼命要躲开四面八方向他射过来的目光；尽管挤得汗流浹背，上气不接下气，但只是白费劲：好象一只楔子深陷在木头里，越用力反而越卡得紧，大脑瓜随着挣扎越发紧长在左右旁边人的肩膀中间。他又气又恼，充血的大脸盘涨得紫红。

最后这伙人当中有一个出来替他解围，此人又胖又矮，同皮货商一样令人起敬。

“罪孽呀罪孽！有些学子竟对一个市民如此不敬！想当年，要是学子敢如此不敬，就得先挨柴禾棒子打，再用柴禾棒子活活烧死。”

那帮学子一下子气炸了。

“嗨啦啦！是哪只晦气的公猫在唱高调呀？”

“嘿，我认得，他是安德里·缪斯尼埃老公。”有个人说。

“他是那个在大学里宣过誓的书商。”另外个人插嘴道。

“我们的那所杂货铺里，样样都成四：四个学区，四个学院，四个节日，四个学政，四个选董，四个书商。”还有

一个人说道。

“那么，就应把这一切推翻！”约翰·弗罗洛接着说。

“缪斯尼埃，我们要烧光你的书！”

“缪斯尼埃，我们要把你的听差全揍扁！”

“缪斯尼埃，让我们好好揉一揉你老婆！”

“肉墩墩的可爱的姐姐乌达德呀！”

“比小寡妇更娇嫩、风骚！”

“你们全部见鬼去吧！”安德里·缪斯尼埃嘟哝着。

“安德里老公，不要再放屁了，要不，看我掉下去砸在你的脑袋上。”约翰一直吊在柱顶上，接过话头说道。

安德里老公抬起眼睛看了一会儿，好像在估量一下柱子有多高，促狭鬼有多重，再默算一下冲重，然后就不敢作声了。

约翰成为这战场的主人，便乘胜追击：

“我虽然是副主教的弟弟，但还是要这么干。”

“高贵的先生们，学堂的学人们！像今天这样的日子，我们失去了应该得到的尊重！别的姑且不说，你们看看，新城有五月树和焰火，旧城有圣迹剧、狂人教皇和弗朗德勒的使君，但是我们大学城，有个什么呢！”

“可是我们莫贝尔广场够大的了！”一个趴在窗台上的学子叫道。

“打倒学董！打倒选董！打倒学政！”约翰大声叫着。

“今天晚上就用安德里老公的书，在加伊亚广场放焰火吧！”另一个接着喊道。

“烧掉学录的书桌！”旁边的一位补充说。

“烧掉监堂的棍棒！”

“烧掉学长的痰盂！”

“烧掉学政的食橱！”

“烧掉选董的面包箱！”

“还有学董的小板凳！”

“打倒！”小约翰附和地接着喊，“打倒安德里老公！打倒监堂和学录！打倒神学家、医生和经学家！打倒学政、选董和学董打倒他们！”

“世界末日到了！”安德里老公塞住耳朵咕嘈道。

“噢！学董来了！正在走过广场。”有人在窗台上突然喊到。

人人争先恐后扭转过头向广场望去。

“真是我们可敬的学董蒂博大人吗？”风车约翰·弗罗洛问道，因为他被攀附的里面的一根柱子挡住看不见外面的情况。

“对，对，是他，就是他：学董蒂博大人！”

果真是学董及所有学官列队前往迎接使团，此刻正穿过司法官广场。挤在窗前的学子们，冷嘲热讽，鼓掌喝倒采，向他们表示欢迎。走在最前面的学董，先遇到一阵谩骂，骂得可凶呐。

“您好，学董先生！喏——啦——嘿！这厢有礼了，您好哇！”

“这个老赌棍，跑到这儿干吗来啦？他竟然肯丢下骰子不赌了么？”

“瞧，他骑着骡子小跑的神气模样儿！骡子的耳朵还没他的长呢！”

“喏——啦——嘿！您好，蒂博学董先生！赌徒蒂博！老

笨蛋！大赌棍！”

“上帝保佑您！昨晚上赢了不少吧？”

“唔！瞧他那张衰老的面孔，铁青，消瘦，憔悴，这全是爱赌如命、好掷骰子的缘故！”

“掷骰子的蒂博，您屁股转向大学城，向新城跑，这要上哪儿去呀？”

“当然是去蒂博托代街开一个房间过一过瘾啦！”风车约翰叫道。

大伙儿一听，拼命鼓掌，雷鸣般重复着这句俏皮的双关语。

“学董先生，魔鬼赌局的赌棍，您是到蒂博托代街去开一个房间过把瘾，对不对？”

其他学官挨骂了。

“打倒监堂！打倒执杖吏！”

“你说，罗班·普斯潘，那个人究竟是谁呀？”

“吉贝尔·德·絮伊，吉贝尔·德·絮伊奥坦学院的学政。”

“给你我的一只鞋：你的位置比我的方便，拿去狠扔到他的脸上。”

“今晚上就叫你尝个够！”

“打倒六个神学家和他们的白道袍！”

“那些人就是神学家吗？我原来以为是巴黎城的圣日芮维埃芙送给鲁尼采邑的六只大白鹅呢！”

“打倒医生！”

“打倒那些无休止的胡扯般的教义争论和神学辩论！”

“给你，我这顶帽子，圣日芮维埃芙的学政！你徇私，叫